

樂

典

樂典卷第十四

樂義二

樂體章第二

樂本於一，一不自生，分爲陰陽。夫陰陽離合，天地之常也。變化既成，一濁一清。先王定樂，必審其平。

通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曰天常。天地軫轉，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疾徐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

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
芽始震剛柔以凝形體既成變化相生或濁或清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剛柔不偏是謂和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行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
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欲嗜欲不辟樂
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
故惟得道之人可與言樂夫亡國僇民非無樂也
不樂其樂樂非樂也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
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
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何以爲樂哉

平也者擇兩端以法夫一者也一以制令兩以從聽一之則合兩之則離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欲合而一之必分而序之

通曰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生人而賦之性情者天也人有欲則求有惡則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情不可得而變者也欲之甚則淫泆惡之甚則粗厲此兩端始有不平者矣夫樂安由出哉君臣父子長幼之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執兩端以審於一心欲可過邪惡可甚

邪返觀內聽則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天地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黎民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奸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者一氣之始形也剛柔者二體之已分也復之一陽生於坤陰亥子之交見天地之心故曰陰陽合德自子之半言也及陽

分自復至乾陰分自姤至坤則剛柔之質成矣故
曰剛柔有體自子午相衡言也是故天地之氣積
陰則沉積陽則飛萬物之理太剛則暴太柔則折
形於樂體也濁之則鬱清之則焦哀淫肅殺合爲
生氣之和則咸池承雲九韶是已斯道也離則相
生合則相成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世加損益是
謂不沿樂周人分六律六同而序之以大合六代
之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象也凡律同歌奏清
濁倡和而卒返于黃鐘之宮焉其化機之合而離
離而合者乎論樂者有見於分無見於合此一之

所以爲難知也是故聖人調和陰陽不剛不柔以爲道本然後一可得而知樂可得而興矣樂音平則人之好惡可得而平矣其與政通者如此

太素之元陰含陽也小素之首陽生陰也聲生於日右行左還而天道以始律生於辰左行右還而地道以成聲律相協變合相生以和天地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陰發而陽凝剛詘而柔升

通曰天地其有初乎太素之前不可爲象斯謂漠滓及其久也太素始萌渾沌不分斯謂隴鴻又其久也氣之運轉於外者漸輕以清積之成象而爲

天其凝聚於內者漸重以濁積之成塊而為地樂
始終於黃鐘之宮寔象乎此故含少為聲氣之元
太素之萌也冬至陽氣初復始而微也及右行而
左還十二辰微陽漸升則八十一之數立矣自子

十九分右行左還於亥四十二戌四十五酉四十八申五十一未五十四午五十七巳六十皆升陽三分辰六十四卯六十八寅七十二丑七十六皆升四分子八十一升五分共四十二分合三十九
為八十分是為黃鐘小素之首相生極于中呂以為

之終夏至陽變生陰終而彰也及左行而右還亢

陽漸降則三十九之數復矣自子起八十分左行右還於丑七十六

降陽五十分寅七十二卯六十八辰六十四皆降四分午五十七未五十四申五十一酉四十八戌四

十五亥四十二皆降日月五星初起於子丑之交
三分則復爲三十九

與斗衡相近及日遠天而西斗振天而東則氣每
合焉日冬至近南極而斗指北陰氣極陽氣萌故
含少陽聲君子半律以應日之右行而左還其度

短而樂均清蓋太陰六以含九是進而未極虛而

未盈也故日益其所無而音比林鐘寢以濁黃鐘起清

角至林鐘而濁是皆盡五聲而六變樂始於聲故曰乾知

太始何也冬至日出辰入申照三不覆九出沒與

地之辰申相當故當盡于五時而短極以五聲象

五時故六變也冬經盡三十九刻與含少之時相合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所

照地位惟巳午未全照而辰申二位畧及之蓋遠極則日躔當天體之低少故晝日照南面而三面不照所不照者非日不照也日遠而低人自不見也夏至近北極而斗指

南陽氣極陰氣萌故黃鐘正宮爲子全律以應斗

之左行而右還其度長而樂均濁蓋太陽九以倡

六是進極而退已盈而招損也故日減其所有而

音比黃鐘變以清精有起流微至黃鐘而清是皆盡七音而八

變樂成於音故曰坤作成物何也夏至日出寅入

戌照九不覆三出沒與地之寅戌相當晝盡七時

而長極以七音象七時故八變也夏至盡六十刻當應黃鐘正宮

之數然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故應中呂以生黃鐘所照地位惟亥子丑不及蓋七曜之躔遠及

外方一晝一夜旋轉一周近極則日麗當陽生於天體之高度故晝日照三面而北面不照陽生於子爲雲門陰生於午爲咸池皆返於黃鐘之宮譬諸人雖老耄其必始於童蒙乎其實含少卽黃鐘正宮子聲非有二也清始含少不至淫靡濁始正宮不至粗厲清濁倡和自是上下相生調成而陰陽備矣天地之氣陰陽成象感於人情剛柔成質陰氣易滯陽氣易散剛氣易暴柔氣易懈樂能合之音能變之滯者以發散者以凝剛者以詘柔者以升此所以爲和平之音也

天發陰以生地發陽以成觀律數聽鐘音而辨德刑

焉故冬至作陰樂以成天文夏日至作陽樂以成地理因而合之兩者爲詘一者爲信以通幽明以致鬼神

通曰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是故天之中數五爲音地之中數六爲律天有五音以司日也地有六律以司辰也六升於天則爲六氣故能發陰以生物五降于地則爲五材故能出陽以成物是故天五地六數之中也天六地五道之常也五聲得六律陽者圓爲陽陽亦有時而返陰六呂遇五聲陰者固爲陰陰亦有時

而反陽

如黃鐘本陽律在夾鐘之均則為羽是陽反陰也夾鐘本陰呂自為宮則當陽是陰

反陽也

此陰陽所以離而合合而離也合則一陰一

陽交而為氣離則迭剛迭柔分而成體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子亥之間陰陽闔闢之交也及氣周於林日則體分矣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日冬至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黃鐘通則陽氣應故冬至為德蕤賓通則陰氣應故夏至為刑黃鐘之均冬日至之陽聲也於地上圜丘奏之召陽復也其言作陰樂者何黃鐘之管在北故曰陰也其樂五節皆

聲應於蕤賓其用坎其象乾故曰成天文蕤賓之
均夏日至之陰聲也於澤中方丘奏之陽與陰通
也其言作陽樂者何蕤賓之管在南故曰陽也其
樂五節皆聲應於黃鐘其用離其象坤故曰成地
理日自北至南極則日漸長而陽作消是夏至往
而訕也日自南至北極則日漸短而陽作息是冬
至來而信也以五聲六律八音大合樂以致神鬼
祇而幽明之故可知矣是故陽生於子乾陽也其
數奇故一而大崇而伸於上有天神之象焉清角
是已陰生於午坤陰也其數偶故二而小卑而訕

於下有地示之象焉流徵是巳黃鐘自子寄倉少
於午陰陽之交也南為陽明北為陰幽聲始往於
午而終返于子有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之象焉角
羽各返其宮是巳是故人鬼居天地之中也幽明
之故鬼神之情狀具於樂矣由此言之樂之合也
其調始乎黃鐘終乎黃鐘二體本乎一氣故也

天地合和萬物離生陰陽之紀也以律命呂而樂作
通曰天動以行旋地靜以合化網緼構精時育庶
類形於律呂者道也天倚北而左旋東出地上西
入地下動而不息其端不動曰極其可睹者樞星

而已北高而南下故有兩極自地上觀之北極出
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其星辰常見不隱樂之慢角
轉爲清角自下而上者象之南極入地下三十五
度有餘其星辰常隱不見樂之清徵迭爲流徵自
上而下者象之兩極相去之中謂之赤道是謂天
心中氣存焉樂之宮羽相逐大小相成以生中音
者象之天無體以二十八宿定爲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以著天體宿之行卽天之行也故謂
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
以分晝夜而列四時也聲律相爲離合其猶是乎

天之合地也自大陰以三舍九而生少陽於子為

復鐘為臨大為泰太為壯大為夫姑極於巳為乾

故中呂者陽之窮也地之承天也太陽以九倡六

而生少陰於午為姤象為遯林為否夷為觀南為

剝無極於亥為坤故應鐘者陰之極也應鐘本位

於坤也自亥歸巳以其一百二十八交於乾經世

和為二百五十六在地者天聲唱之太簇合之為羽則陽氣動乎亥

核而植物生是謂草木區萌達糝實以其羽隨應

鐘而歸林鐘太簇者春夏發生故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

下而親地由亥坤陰故也草於亥為荻木於亥為
棧替資於水焉故升降以津得地氣者靜然至

夏則發生是靜而動也。中呂本位於乾也。自巳歸亥以其六

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交於坤。皇極經世分爲二百五

六在天者地音和之蓋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

東北爲人路西南爲鬼方天聲所唱乃在木植物

之位地音所和乃在上動物之位大合樂太簇位

東北而其羽應鐘乃在西北夷則位西南其羽中

呂乃在東南夷則合之爲羽則陰氣動乎妃胞而動物

生是謂羽翼奮角觡生中呂應之隨姑洗而歸黃

鐘大呂者莫夜止宿故也。動物體熱而神在內首

故也女於巳爲妃胎於巳爲胞皆資於火焉故呼

吸以氣得天氣者動然至暮夜則止宿是動而靜

也斗杓運自辰角而璿璣玉衡動焉元氣從之矣

角二十八宿所起璿璣左故冬日至雲和琴瑟長

龍角右參伐玉衡南斗

正度八尺一寸鼓用馬革負徑亦如之間音以等

長四尺二寸應鐘孕陽生植物也施簧上至氣孔

則合夏日至空桑琴瑟長正度五尺七寸鼓用黃

牛之革負徑亦如之間音以簫長尺四寸中呂孕

陰生動物也籥用中呂倍律天地合則和萬物離

則生其道如此及其合奏宮倡則先角羽而後商

徵商和則先徵商而後二變黃鐘合姑洗夷則之

角羽以奏雲門其商徵皆入于陰紀子辰申之律

巳之呂皆為羽陽紀也寅午戌之律兼賓合無射

皆為商亥卯未之呂皆為徵陰紀也皆為角丑酉太簇之角羽以奏咸池其商徵皆入于陽紀寅之

律皆爲角卯未亥之呂皆爲羽陰紀也申子然黃
辰之律皆爲商丑酉巳之呂皆爲徵陽紀也

鐘起清角六變而應鐘以極陰生陽至于夷則成

酉申四管生于丑寅亥蕤賓起清徵而中呂以窮陽

生陰至于應鐘生七律七清徵聲此樂紀官角

必自姑洗始璿璣之象也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

槁梧石擊梧枝而歌矣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官角此雖寓官可見樂紀官角其來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經也氣交風動而樂

應之

通曰日爲天陽出于卯其律夾鐘房心明堂之氣

其次大火也火胎于子其律黃鐘氣自西下以交於地爲天根金實合於火焉月爲地陰出于酉其律南呂咸池五潢之氣其次大梁也水胎于午其律蕤賓氣自東上以交于天爲月窟木實合於水焉所謂網緼構精者也角軫奎壁天地之門戶也日月往來與之合故寒暑生焉四時成焉晝夜分焉陰陽貞焉蓋天地不能寒暑以日月遠近爲寒暑天地不能四時以日月南北爲四時天地不能晝夜以日月出沒爲晝夜天地不能晦明以日月交會爲晦明是則造化雖大運行惟在日月而已

日月行而氣交氣交則風動故清角在東而南呂則在西流徵在西而夾鐘則在東縣鼓起應鐘角軫之律姑洗合南呂以南爲南風黃鐘以大呂之聲應焉陽之所以交於陰也清角則動乎東矣六變則四氣普暢三光昭融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向背而天神降八變則反商下徵而包地陰故地示出至于九變而郊望之禮成也應鼓起中呂奎壁之律無射合夾鐘以北爲北風蕤賓以林鐘之聲應焉陰之所以交於陽也流徵則動乎西矣六變則百物之精發揚于上著爲象物及天神八

變則反商下徵而孕天陽故先妣享至于九變而
祖廟之禮成也縣鼓以陽倡始而在西陽下交乎
陰故南呂亦應大呂爲清角應鼓以陰和終而在
東陰上交乎陽故夾鐘亦應夷則爲流徵記曰廟
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
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
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
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和之至也

今夫風之南也萬物生焉及其北也無不殺焉子曰
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有虞氏之樂
化是已

通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嚴凝之氣
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上下相錯以通四維而協
風生物故辰酉以南於樂爲南風卽溫厚之氣也
其聲皆優柔平中謂之韶以聲召氣足以生長萬
物故大舜歌之卯戌以北於樂爲北風卽嚴凝之
氣也其聲皆焦殺繁促謂之武鄙以聲召氣足以
肅殺萬物故殷紂好之蓋自戌亥爲宮取聲於北
則皆清商清商爲宮又取清商則靡靡之樂也子

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

先王之制音也寒中聲以爲節

始洗南呂爲黃鐘羽角故爲十聲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

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

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

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徵末以象

殺伐之氣

即前所謂清商自商爲宮又取清商其律漸至於極短

中和之感

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

危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也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
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
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
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
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
徒曾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
七尺之軀哉博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不食
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舜樂之
所以存者聲律具於周官故也秦姑洗歌南呂其
音皆自黃鐘大呂太簇應鐘而流於南自季春以

至仲秋之月皆南風之時也季秋以至仲春之月
皆北風之月也故取音自北而南援琴鼓之是謂
歌南風取音自南而北援琴鼓之是謂歌北風楚
公子午之伐鄭也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楚師涉於魚齒之下方冬甚雨及之多凍役徒幾
盡由此觀之南風雖生物之音冬宮夏律氣候不
應則反爲死聲是故樂由天作決不可以違時令
也

也

歌南風乃詩比於琴瑟而世纒謂師曠
吹律管爲歌南風則誤矣見稽康集

陽者德也陰者刑也德莫如文羽籥象焉刑莫如武

干戚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
誅揖讓其義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誠
服是故五帝用羽三王用萬韶兼干戚自大夏始也
通曰陽爲德羽籥以象德之至也凡揖讓而有天
下者其舞先文陰爲刑干戚以象刑之大也凡征
誅而有天下者其舞先武傳曰咸池承雲九招有
虞氏之樂也則六代之樂凡屬羽籥者皆招也謂
之大磬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謂之玄德升
闕雖歷代異名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然音節自
漢時已凡屬干戚者皆武也然記禮者每以大夏
並言則大夏又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故韶有干戚

非正樂也蓋自大夏始也大濩如之而聲容各不

同如大武冕而總干夾駟振之舞則干戈與夏濩

自別周之大武秦改曰五行漢因之曰武德唐七德九功二舞倣之其後更爲武功宋謂之天

源於大武然季札觀樂於魯大夏大濩武象南籥

各爲舞而韶舞不言雲咸則其合爲九韶可知矣

大武六成舞用于戈與大夏大濩之兼羽籥聲音

者絕異若六成之後用勺舞籥人九終則周官之

大合樂是也然其音律與英韶同而節奏則變矣

將大合樂用六樂之會正舞位每一代歌奏則用

一律一同作之自離而合故謂之會亦舞綴存焉

耳其實損益亦與先世殊也郊望宗廟樂皆九變而分爲祀神享鬼祭祗之等合之則皆在其中自其千戚而言則曰大武自其兼韶濩羽籥而言則曰大夏自其告成大武而言則曰勺徧舞則樂備矣

夏籥九成以效天也武象六成以法地也

通曰音律之體圓以動舞綴之位方以靜陰樂武舞合之於陽者以聲在故也是故大武之樂舞用千戚見於樂記者爲六成在周禮奏無射歌夾鐘則六變也六陰數也坤之用也九韶之樂舞用羽

籥見於虞書者爲九成在周禮奏姑洗歌南呂則
九變也九陽數也乾之用也陰陽如水火之相反
其何以合之嘗觀逸周書矣曰甲寅謁我殷于牧
室武王入進萬乙卯籥人九終先萬後籥由夜而
夙所謂武宿夜之舞也又嘗觀諸春秋矣祭于廟
而大夫卒則萬入去籥是文武之舞有各奏之時
也若國家無故則祭祀燕饗必並用之記曰升歌
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
而舞大夏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
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夏陽用事之時也必

數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陰用事之時也必數以羽籥之文舞地事文故也文舞九成而在左武舞六成而在右必先數之素閑然後用之不愆武舞曰萬以其容也文舞曰籥以其聲也干卽盾戈卽斧爾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應鐘起角羽黃鐘金聲而玉振之舞者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及黃鐘起角羽則奏姑洗歌南呂而爲九韶矣中呂起角羽蕤賓金聲而玉振之舞者左手執盾右手荷斧及蕤賓起角羽則奏無射歌夾鐘而爲大武矣大武應雲門六變而終

故曰天事武大夏必兼咸池故曰地事文究於九
變則人道合乎天地者也記曰武亂皆坐正以大
武六成而韶舞則九成爲亂耳亂者樂之末章也
大武已終而文舞爲之末也不曰簫韶九成而曰
夏籥者以兼文武之中而合之故也書曰舞干羽
于兩階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世言大夏
專舞羽籥諺矣哉

陳賜

夫陰陽離合之道聲樂之所由出也先王謹爲之文
姚冶使貞險者使平是故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
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國固而天下莫

之敢嬰是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可不審乎

通曰樂兼文武二舞然音聲節奏則律呂相為流通所謂陰陽離合之道也是故冬至本陰也而作陰樂以成天文夏日至本陽也而作陽樂以成地理歌南風似律在南矣而實自北流於南歌北風似律在北矣而實自南流於北是體二而氣一器二而道一同本離坐天地之經也夫道也者本也器則其文也姚冶者聲之盈而不反也險者淫邪而不和正者也武雖樂所不廢然終不能離文

德審聲召和化民成俗其寃以偃天下之兵不得
已而征誅則天下之兵不能敵亦惟明於離合之
道而已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
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
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
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
聲名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
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
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
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

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
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誅賞一作
審詩商卽所謂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
清商靡靡之樂敢亂雅大師之事也

樂典卷第十四

樂典卷第十五

樂義三

樂類章第三

樂之有類也充乎高下之間而參和以成之三才合一之道也未形則未類同形則同類

通曰樂之作也以三生律以三成調是故類也者充乎天地之間者也兩間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則弱參和則仁故天高地下成之者人也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若無與於地然地理向上則雲漢通焉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若無與於天然天

文向下則星土通焉兩儀肇判三才兆類而合一
之道形乎樂矣陽統陰而一之陰配陽而二之自
其已有察其始有則未形而未類其先天者乎一
氣之元是已自始而壯自壯而究則同形而同類
其後天者乎氣變之應是已倡者一而應者二則
三類者合上中下而為言者也陽生於子月斗建
自東北而運雲漢左端以下接地維陰生於午月
斗魁自西南而運雲漢右端以上交列宿循十二
律辨十二州皆衡運杓魁卯辰杓也丑子衡也酉
戌魁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

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述元氣入
于地分野之所由合也天地相涵見於象者如此
人之言行動天地吉凶關律曆者高下相召也作
樂者凡為音調必參以三而後和和則神明動乎
其中矣

人受天地之性應感而動則形於言是故動則有事
也事有類言則有義也義有類配合相生猶景響也
樂之為象也其起於此乎

通曰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著為七十
二候體為二十四時有始有壯有究三才由之故

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三而成天氣則行焉三而成地質則形焉三而成人性則成焉故人之形色無非天地之性也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地有四方以總十二辰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六氣七曜地有五官九州人之臟腑七情九竅亦符焉身半以上同乎乾身半以下同乎坤骨節三百六十則律曆之數也陽起於復自左而升由督脉起自尻循脊背而上至首陰起於姤自右而降由任脉至自咽循膺胸而下至腹易之爲道備乎一身矣故化工有聲色臭味皆能收攝之色爲之

目聲爲之耳鼻爲之鼻味爲之口此天人之所以
交也此所以爲血氣心知之性也如其不知調味
章色備受聲臭則牛犬之性而已矣此人心之所
以與天地一而無間也含元以爲體體見於動而
事從之食味以爲氣氣出於志而言從之物應則
有事類言出則有義類故將有爲也將有言也闔
戶之乾萬物以資始也既有爲也既有言也闔戶
之坤萬物以資生也事以類至配合相生影之隨
形也義以類至亦配合相生響之應聲也凡其疾
而揚者形聲皆清以感天凡其徐而抑者形聲皆

濁以感地於疾徐抑揚而求其中則合而歌奏之
和平之物以類而集則人道立而神明通矣

郊望之祀也地示山川之祭也妣祖賓客之饗也各
從其類者也是故天曰作明惟陰與陽地曰作昌惟
柔與剛人曰作樂惟仁與義

通曰天道主日而月星則其類也月之朏朧側匿
星之遲速留伏皆從日而變也日月星辰浮於天
而氣降則爲岳瀆故曰天秉陽垂日星地道主土
而山川則其類也丘陵爲牡牡積而山及其圮也
則爲谿谷谿谷爲牝牝流而川及其堙也則爲丘

陵皆從土而變也丘陵谿谷沉於地而氣升則爲雲雨故曰地秉陰氣於山川家人以父爲嚴君而子孫皆爲其所使天下以君爲人極而臣民事物聞其渙號莫不畢集故徵商羽角皆從宮而變也其集於樂極者有三統之義焉形發類從而天施地化人事之紀盡之矣傳曰圜丘尚祀觀神道也郊後有望以之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地及山川以之宗廟用饗懷精氣也妣祖賓客以之天統黃鍾九其九寸爲八十一宮爲聲綱以主陰陽作之則天道明矣地統林鍾六其六寸爲三十六合太簇

半數以象母子徵流於商以成柔剛作之則地道
昌矣人統太簇八其八寸為六十四以象君臣商
合於角以成仁義作之則人道和矣是故布卦之
氣六十當替之日三百六十而以八十一為日法倚數
而曆法昭焉樂奏具焉徵角為韶合於宮而終始
綱之性天之命以成德聲曆之氣以成和其揆一

也

出前漢律曆志

夫樂行於禮本於詩律呂唱和各以類從焉陰合於
陽柔交於剛而聖人之情見矣是故屬乎天道者皆
夫道也父道也屬乎地道者皆妻道也母道也屬乎

人道者皆子道也臣道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通曰樂非禮弗行非詩弗作禮者樂之節也詩者
樂之本也禮形於事詩形於言夫作事立言意必
有主其在樂極則主何律為宮起調以此畢曲以
此所謂審一以定和也所主之宮執中以布令有
天道焉所主者定則配合者從之含章以聽命有
地道焉配合者聚則相生者從之循序以順應有
人道焉是故五聲入律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
從謂律從律呂從呂陰陽各為類者也變謂律從

呂呂從律陰陽各非其類者也如六律為君聲以
主調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
以主調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宮唱商和
則商之羽角入于宮管而變宮變徵交焉故從聲
在六律乾道成男之象也在六呂坤道成女之象
也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長男姑洗為中男蕤賓
為少男乾索于坤之象也林鐘為宮則南呂為長
女應鐘為中女大呂為少女坤索于乾之象也自
餘還相為宮皆如之商角為陽聲而質剛徵羽為
陰聲而質柔自黃鍾至中呂陽位也自蕤賓至應

鐘陰位也扶陽抑陰聖人之情也故大合樂以聲
言則羽縵於角而羽竭徵流於商而商分何也春
角夏徵為陽秋商冬羽為陰故也以位言則律當
陽位用黃鐘太簇姑洗而抑蕤賓於陰呂當陰位
用函鐘南呂應鐘而合大呂於陽獨以圜鐘為律
本者何也陰陽之交剛柔之會也宮唱則商和之
商為宮以唱則角又為商以和之宮商角三類次
第相倡和出於天然不可增損此所以為造化之
妙歟乃若接天以祀禮主於升烟而樂聲則召地
氣以交天接地以祭禮主於埋血而樂聲則召天

氣以交地接人以饗禮主於裸獻而樂聲則合天地而參和以成仁故其象也自夫婦而為父母自父子而為君臣蓋始而配合則律娶妻而黃鐘宮不離徵夫婦之象也配合而後相生則呂生子而林鐘徵流於商母子之象也宮在內為父及以倡商則為君商在內為子及以和宮則為臣是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理皆於樂見之矣世謂從聲以配君及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或過於君聲無嫌者特自六律之管徵代為宮而言耳及在六呂之管則向之過者自宮為從聲臣

民悉下於君矣是則終亦不得而過也

婦從其夫則天道尊矣子從其母則地道親矣臣從其君則人道和矣惟尊也故樂相繼而天神應之惟親也故樂相生而地示應之惟和也故樂相合而人鬼應之

通曰凡六律六呂當月用事者為宮宮君也君也者當月王氣也呂有時亦為君者如后之為小君也六律之管各以所生之呂為同同位者為夫婦凡在陽月奏樂必并兩而吹之地承天以時行婦從夫而不易所以為同也婦凌其夫則非所謂順

矣如林鍾之調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者
同於律也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者徵流
於商也應用應鍾為角乃用姑洗為角者羽縵於
角也此則事物過於君聲無嫌者世謂林鍾一均
七音三聲並戾豈知婦順之義哉夫婦之不可相
離猶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合樂則宮奏其羽商奏
其徵以示男女之類從而不睽故曰獨陽不生獨
陰不成一陰一陽化育乃行陰進于陽厥有咎徵
六呂之管各以所生之律為徵異位者為母子凡
在陰月奏樂必并兩而吹之合樂則與宮相應蓋

五聲缺一不能成樂必以徵制商者水木火之生於申亥寅皆以德金生於巳獨以刑焉其猶兵乎兵凶器也得火而伏童子無知得母則安故曰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何者宮夫也徵婦也商雖父宮實徵之子也合樂之時常以婦助夫子助母則聲成文矣周官大司樂文六樂以五聲乃不言商者黃鍾爲宮管太簇爲商管既奏黃鍾則林鍾爲下徵調如男女居室然於是又分太簇而奏之如禮父子異宮之法蓋少則出就外傳壯則有室而異宮矣太

簇之管既爲宮則姑洗之管又爲商姑洗之管既爲宮則蕤賓之管又爲商至于夷則無射皆如之亦如禮之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各爲夫婦母子以成類也且商位乎宮角之間相生以合樂則旋轉之際每反於徵而同於羽內之附於宮爲三類是依母以事父帥婦以從姑子道也外之自爲宮亦成三類上則和宮所事惟君下則倡角所使惟民臣道也故宮於文下同於呂商於文音自內而章於外蓋別爲調而分奏雖曰和宮其實異管而異文也由此言之函鍾以婦順其夫於是黃鐘有

父之尊尊也者威而孚故也尊則有天道焉王者
父事天故雲門之樂奏其宮則律皆相繼而天神
應之太簇以子制於母於是函鐘有母之親親也
者慈而教故也親則有地道焉王者母事地故咸
池之樂奏其商則呂皆相生而地示應之父子異
宮而愛同君臣異位而敬同姑洗南呂於黃鍾為
羽角君統民物也於太簇為徵商臣任其事也君
臣合則有人道焉王者統典神人故大韶之樂宮
倡商和律呂兩兩相比而人鬼應之此謂三才合
一之道也

樂引
夫禮莫大於事天地敬宗廟及運於冠婚喪祭射鄉
食饗則男女以別父子以成君臣以正天下以平夫
樂以致神鬼示而已者也及夫君臣和於朝父子和
於家夫婦和於相內則理以類形和以類感也

通曰樂所以合事類也事莫大於禮在昔聖王制
三禮以事天神地祇人鬼而於人事獨詳焉冠婚
喪祭射鄉食饗之屬皆是也是故禮者男女之所
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
平也為政之具莫先於此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乃若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

俯仰之容有之若無益於政無之若無損於化然
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四海同其觀
九州一其聽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
示上奏之宗廟而鬼神享立之成均制爲節飭使
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
於庶民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
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
制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
和順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男女不反其所上
下不犯其位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

一進退頽仰所以屈形體安所事也修誅詩曲所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箎絃所以節耳也干戚羽旄所以制目也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心志寧泰民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其有裨於治也大矣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之事天地敬宗廟者若與人事之紀秩然殊觀而樂之致鬼神示者則和合神人而一之此禮之所以為異而樂之所以為同也同者何事理各從其類也

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謠俗以為鄉樂本之以六

德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聲成均教之童者歌之是
故本諸心謂之志播於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
言合乎天謂之頌言協乎人謂之雅言繫於土俗謂
之風風者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
達群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皆生於人心
者也

通曰樂所以合義類也義莫大於詩在昔聖王懼
民情之易亂則制雅頌之聲以道之頌則廣而未
變一倡三歎有遺音焉雅則變而成文競氣繁聲
以究於九焉風則采自民間其變亦如雅而主清

商者孟春之月群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采詩獻

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凡男年六十五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

食之使之民間采詩鄉移於邑也後於國國之太師以聞於君凡諛俗美惡皆弗

遺焉國之盛衰由是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是聞也

人情之哀樂由是知也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風

俗音宮協比聲律天子公卿躬於明堂臨觀政之

廢者修之闕者補之入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存

其聲以勸民則國風是也故樂乃為詩而作非詩

為樂而作也本之以六德則知仁聖義忠和經之

以六義則風賦比興雅頌緯之以五音則宮商角

徵羽音有韵義有類韵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
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上下通而一
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天下後世從而傳誦之無
非德之所發也故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嘯噉之
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
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
虧而鄭聲起聖人放之是故周官大師掌九德六
詩之歌大司樂立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而教焉
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誨之
故其業以習而成其等以學而辨風則閭巷風土

男女情思之辭故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則燕享
朝會公卿大夫之作故以經臣子成忠信也頌則
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故以經君父交神明也
然雅有大小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
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所謂歡忻和說以
盡群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朝會之
樂而已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其體
既異則其爲調亦不同其以爲樂也始則登歌下
管次則笙鏞間歌以頌雅先之其末也則合鄉樂
以爲亂焉故國風終之循三類之序也

感於心則發乎音音成乎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皆形於樂

通曰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使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若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頌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

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此蓋變小雅非鹿鳴魚鱉常用正詩為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倍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
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
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
韶箛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儀禮曰鄉樂惟欲謂隨所欲作不從次第所謂無筭樂也季札所請觀蓋

國君歌樂之無筭者也與儀禮合

由是觀之治之盛衰人之賢不

肖皆形於樂豈能廋哉

是故樂也者象也象也者聲也雅頌主宮鄉樂主商君臣之義也上以禮神下以樂入仁孝之道也

通曰黃鍾之宮大君之象也十二均皆以爲主焉升歌雅頌於堂上用黃鍾正宮調黃帝堯舜垂衣南面之象也其舞則記所謂夏籥序興傳所謂夏籥九成者是已合歌鄉樂於堂下用無射清商調黃鍾以合少應之文王三分有二臣服于殷之象

也其舞則記所謂胥鼓南傳所謂象箛南籥者是
已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
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
取怨思之聲施之於弦管聞其音不淫則悲淫則
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故事
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
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凡樂上
以禮神以盡吾孝卞以樂人以敷吾仁非獨用之
朝廷邦國而已也必達諸閭巷田里射飲之屬無
筭爵無筭樂故鄉樂惟欲皆以清商歌之使其雖

欣交通而後謙於心焉傳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
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
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
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
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
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
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

氣至而類應天地之性也樂作而類動萬物之情也
詠琴操箏以和人聲必抑揚以求中焉三才之道昭

於樂矣

通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
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故樂有元焉上元總
五行為一天之氣也冬至象以圓鍾之宮角聲
必清下元為萬物始質地之氣也夏至象以函
鍾之宮徵聲必下故曰氣至而類應天地之性也
中元者承天心通四時以合人情定萬物人之氣
也象以黃鍾之宮包十一律當其王月以聲召氣
氣應化行是故毛羽者陽之類也故能蜚征鱗介
者陰之類也故能蟄伏樂至五變則五行渙發而

鳥獸蹌蹌應矣故曰樂作而類應萬物之情也由是言之天地萬物人之一身也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人之一心也人君之心安止至善以之作樂淡而且和天地之性萬物之情皆形見矣故調琴必撮籥者抑揚以求中而已凡樂聲高應天曰揚卑應地曰抑不抑不揚以應人曰中三極之道也故鍾律主管吹之以傳於琴上如吹管起羽指則以琴之羽聲合之角亦如之聲合不貳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正然後以琴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及絃歌而舞也歌者調琴舞者撮籥籥者

三孔笛也上爲揚中爲正下爲抑鼓琴循絃謂之
徽七徽爲中左三爲下右三爲上瑟之左濁右清
亦如之上爲天統下爲地統中爲人統抑揚之際
上取泛聲則輕清而象天下取按聲則重濁而象
地不泛不按而取散聲則絲木之聲均和而象人
劑其中則太虛之理具絃其外則妙用之應彰律
有長短故徽有遼促當徽則鳴差徽則否泛聲按
聲生於散聲此人之參天地者也籥孔亦如之何
以必用籥也絃軫緩急有時而垂籥孔一定無時
而貳故也凡樂角羽並起宮徵相證皆從濁至清

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清者其間促其聲高而
際天濁者其間遼其聲卑而及泉自中呂運之高
則藜賓而上五降不已斯焦殺矣卑則姑洗而下
為慢角擘緩舒繹曲折不失其節由是促均增微
猶可升而清也故樂均寧卑無遽為高朱子曰樂中上聲
便知如術所以太粗減下王朴律其聲遂平太展
樂其聲一聲低以一聲故其音緩而今俗樂用夾
鍾清為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益清也今按大晟
樂作於徽宗不免虜禍而祚猶延周世宗用朴樂
則祚促矣欲其平和蓋卑而及泉猶可升也高則
自卑而高古之法也際天不可降也世俗之樂以夾鍾緊五為律本則
聲太高而淫哇矣誠使易為正宮則函鍾角以微

應黃鍾羽以角應優將平中清濁適衷天樞上下
之氣固可接也今夫璿璣玉衡特一器耳天之體
如彼其遠也而周旋盈握之規日月星辰莫不準
焉而况兩間聲氣常相隨者乎是故圜鍾奏則房
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函鍾奏則未坤之
氣動而天社地示在是矣黃鍾奏則虛危之氣動
而宗廟嶽瀆在是矣得其道則上變光而下動靈
不得其道則濫溺作而失其中聲故曰人不能無
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天地訢合
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樂之道歸焉耳周官

大司樂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所以大合樂焉
者合天地於君心也高下在心感召由人人之所
以通天地者其昭於樂如是夫